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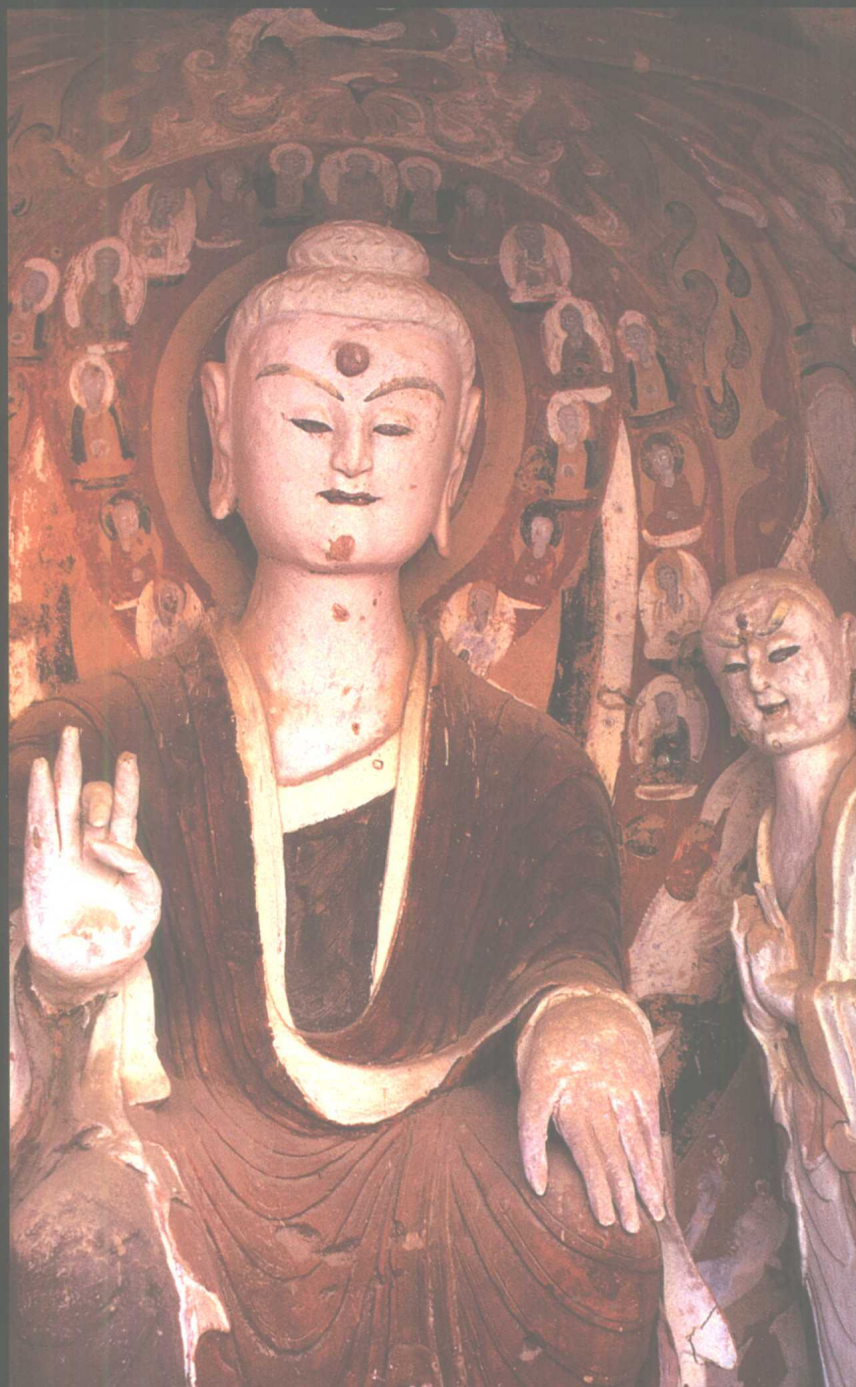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 衰落的王朝

公元 200 年 — 600 年

罗马帝国的衰落 / 中东复兴 / 混乱中的中国王朝 / 充满活力的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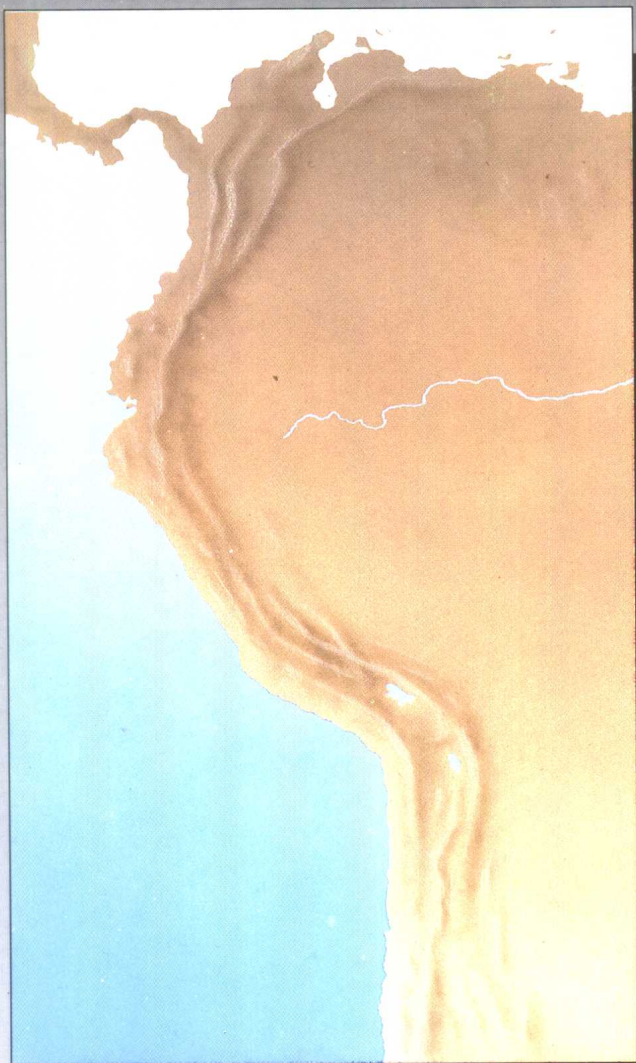
人类文明史图鉴

# 衰落的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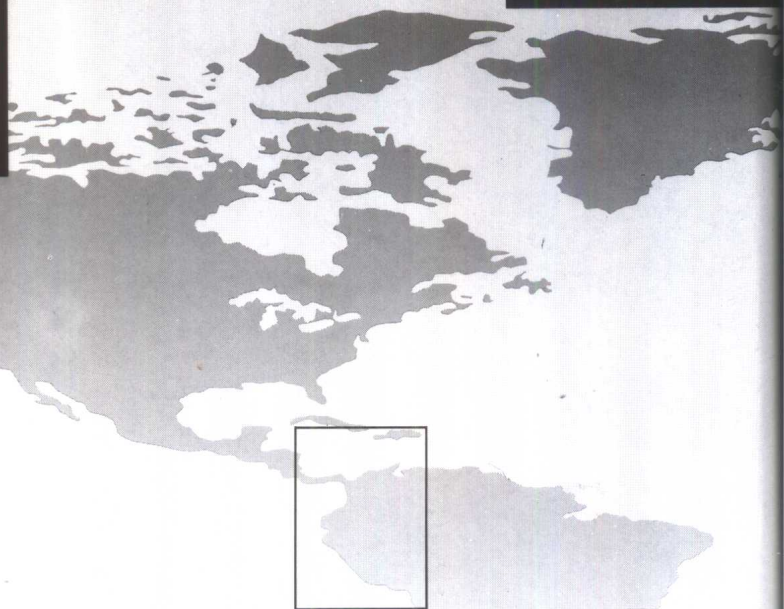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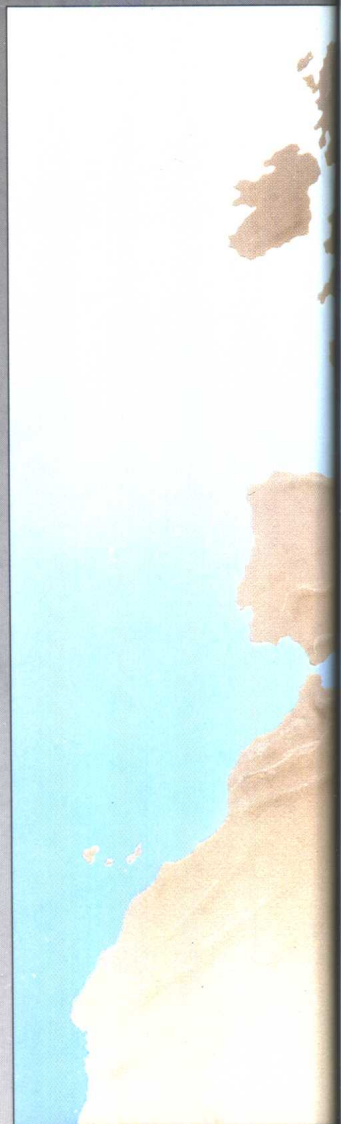
---

公元 200 年 — 6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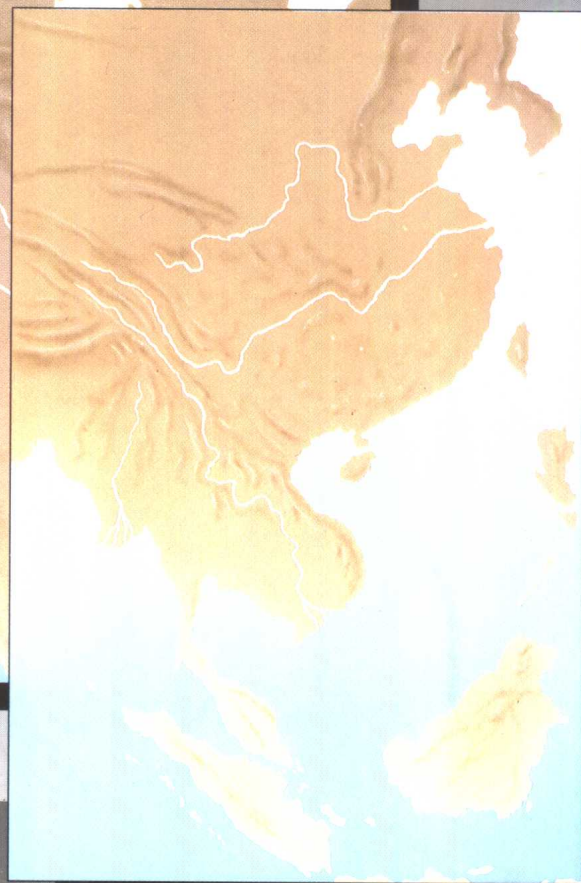
秘鲁的摩奇卡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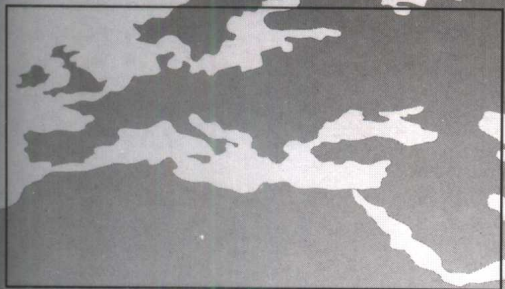
公元 200 年—600 年



罗马帝国后期和萨珊波斯王朝



中国和东南亚





人类文明史图鉴

# 衰落的王朝

---

公元200年—600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埃伦·菲利普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普尔斯  
编辑资料部主任：萨曼塔·希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塔普尔斯

##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指导：亨利·伍德海德  
丛书管理：菲利浦·布朗特·乔治

### 《衰落的王朝》编务：

策划：艾勒·鲍利克浦  
副编辑：吉姆·黑克斯(文本)；  
罗伯逊·瑞茨曼(图片)  
撰稿：斯坦芬·G·黑斯浦，玻瑞恩·  
鲍汉克  
研究人员：巴提克亚·迈肯尼(文本)；  
奥彼·格勒斯瑞，图狄·帕森  
格尼·斯塔玻瑞(图片)  
助理策划：艾伦·彼特  
拷贝统筹：伽瑞勒斯·斯退恩  
图片统筹：瑞恩·德斯恩第  
助理编辑：罗那·帕瓦那内斯

### 欧洲版

审稿：第那·黑勒  
编辑制作部：玛瑞恩·克莱  
制作助理：萨玛莎·黑尔  
编辑部：撒玛恩斯·约翰，德伯诺·雷  
利特

## 顾问

### 美洲：

道瑞尔·瑞恩斯-布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史教授；  
戈登·迈克文，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原  
哥伦比亚图书馆副馆长

### 亚洲：

杰克·杜勒，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查勒斯·帕特恩，纽约科内尔大学历史  
系教授

### 印度：

维玛拉·本格勒，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  
馆研究员

### 波斯：

达维特·格瑞浦，迈阿密大学历史系副  
教授

### 罗马帝国：

赫恩兹·库波斯，德国大地博物馆主任；  
瓦特·高弗瑞特，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  
史系教授

### 特约撰稿人：

罗恩达·H·拜勒，肯浦·查科，乔治·  
G·丹尼尔，布莱恩·麦肯琳，查理·

菲利浦，戴维·G·托马斯，布赖斯·  
沃克(文本)；玛瑞·F·泰勒·戴维斯，  
罗克塞·弗朗斯-努瑞汀，安尼-路易  
斯·G·盖特斯，萨特瓦·玛道克斯，  
加纳·罗瑞斯(研究)

###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里默尔-希恩(波恩)；  
玛丽娅·维西亚·阿洛伊斯(巴黎)；  
安·纳顿森(罗马)

###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米尔卡·葛迪达斯(雅典)；那莫那·莫  
特盖(开罗)；阿·库勒，苏纳·库勒  
(伊斯坦布尔)；迈克·瑞德(利马)；卡  
洛林·阿库，夏洛林·卢卡斯，琳达·  
普罗德(伦敦)；安达尔·道波罗克(墨  
西哥城)；阿蒂·阿鲁阿库瓦·罗斯·  
莫儒(新德里)；伊里莎白·雷伯曼(纽  
约)；约翰·小迈尔(里约热内卢)；安·  
维爱斯(罗马)；玛丽·约翰逊(斯德哥  
尔摩)；查尔迪·莱森(维也纳)

### 中文译者：

李仁良、邹文星、罗颖、邵红丽

### 责任编辑：

崔文辉

# 目录

## 1 罗马帝国的衰落 9

短论:宗教艺术的源泉 51

## 2 中东复兴 75

## 3 混乱中的中国王朝 105

短论:粘土上的历史 127

## 4 充满活力的新世界 141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4





## 罗马帝国的衰落

### 1

自尤利乌斯·凯撒时代及帝国兴建以来，罗马人从未目睹过如此盛大的凯旋式。许久以来，帝国一直在走下坡路，权势衰微，尤其在西部地区。漫长的边境线不断遭到蛮族侵袭，附属国中不时发生叛乱，再加上意大利本土社会动荡、道德沦丧，这一切慢慢侵蚀着这个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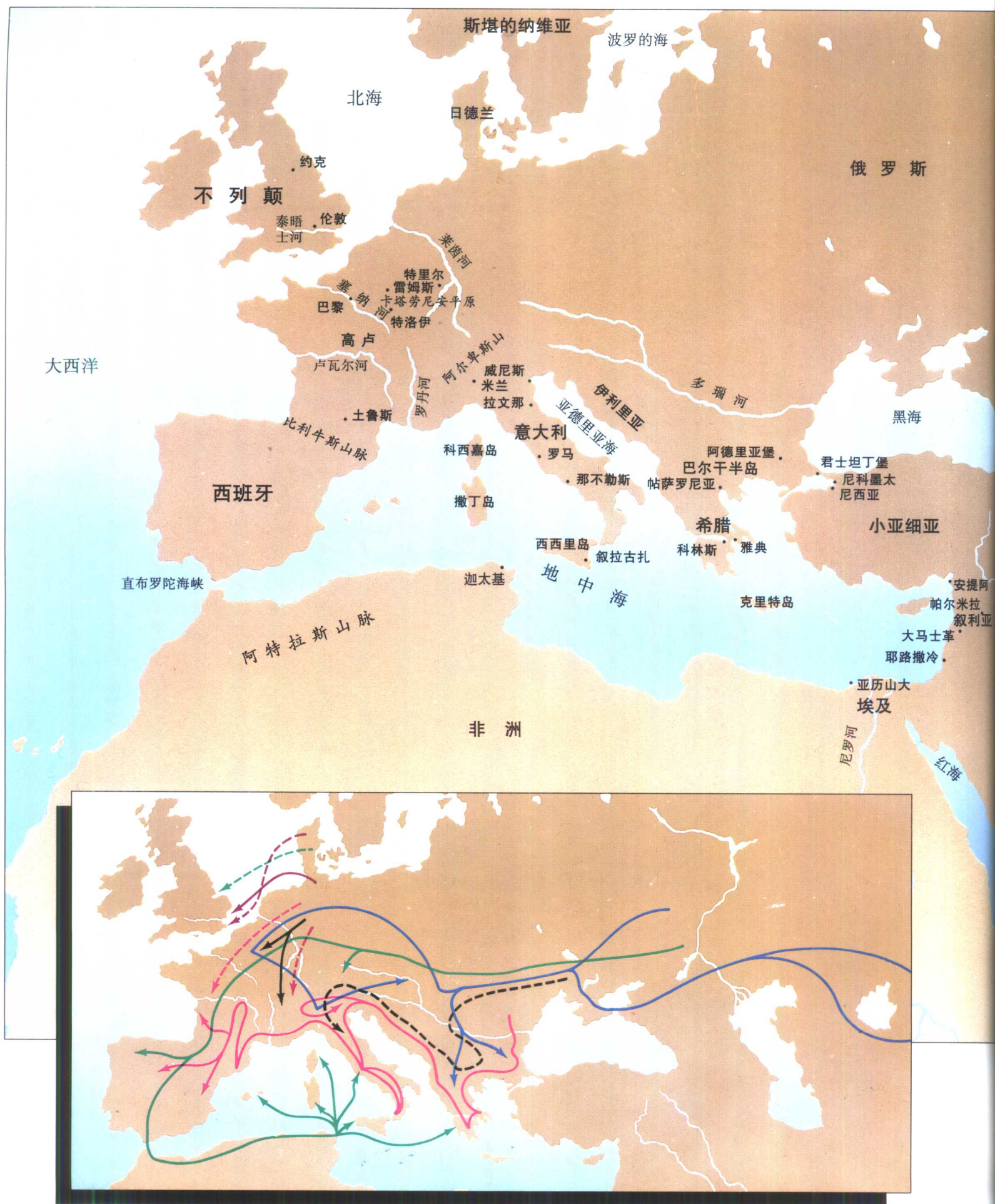
然而现在，公元 274 年，这种颓势被迅速扭转过来。在罗马人眼中，一位年轻、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皇帝让西部帝国恢复了往昔的荣耀。他就是琉喜阿斯·多米提乌斯·奥勒良努斯，尊称为奥勒良。奥勒良来自达西亚（今罗马尼亚），出身贫寒，在军队中从士兵被擢升为高级将领，最终采取通行的罗马方式赢得权位：弑杀前任并消除后来的竞争对手。

奥勒良骁勇善战，以武力和铁腕著称，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并取得一系列胜利。首先，在多瑙河一线同蛮族作战，迫使他们从边境地区后撤。接着，他粉碎了蛮族对意大利的进犯。随后，他迅速挥戈向东进兵叙利亚，击败以王后为首的叛军，将帕尔米拉都城夷为平地。最后，他齐集罗马军团朝西北挺进高卢，去对付摇摇欲坠的高卢政权（该政权约 15 年前脱离罗马，宣布独立）。

公元 273 年，奥勒良的军队在沙隆（法国东北部）附近与高卢军队相遇，并彻底击溃对方。这样，在短短五年中奥勒良重新统一了帝国各部。在罗马人记忆当中，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于是元老院满怀感激授予奥勒良“世界恢复者”的称号。

奥勒良于公元 274 年进入罗马城接受桂冠，并在这个城市举办了无与伦比的盛典。庆典活动持续了好几天，内容丰富。在罗马的大竞技场举办了赛马、赛车活动，还有戏剧表演供市民娱乐，并且举办军事性的游戏活动：格斗士在剧场中央和森林中捕捉到的野兽进行角斗，甚至在附近演习的战舰之间进行了一次海战表演。凯旋式的游行几乎持续了一整天，在罗马人记忆当中从没有过一次盛典有过如此的排场和气派。三辆象征帝国威严的富丽堂皇的马车在炫目的车队后缓缓移动，其中一辆是波斯王赠送的礼物，是和平和友谊的表示。另两辆则是来自被征服的帕尔米拉的战利品：车身金碧辉煌，镶嵌着宝石，熠熠闪光，极尽奢华。奥勒良，作为征服者，坐在凯旋战车上（原属哥特国王，3 年前奥勒良在多瑙河一带打败哥特军队缴获的）。战车由四头装饰华丽的牡鹿拉着，而不是用通常的马匹拉着。奥勒良坐在车上，在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中登上









卡彼托山(罗马七丘之一)，到达朱庇特神庙：罗马政权的宗教中心。

紧随其后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游行队伍：1 600 个即将在竞技场上进行残酷格斗表演的角斗士列队行进。他们身后是一只巨大的笼子：其中有老虎、麋、长颈鹿和大象，以及被征服的不同地域的各种珍稀动物。队伍中还有来自罗马周边各国的代表：南方沙漠的阿拉伯人、努比亚的柏莱米人、埃塞俄比亚的奥克修米特人、南高加索的希布里亚人及撒拉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他们全穿着耀眼的无比华贵的服装，捧着珍贵的礼品。这充分显示出罗马皇帝的声威。每个人都佩戴各不相同的标记，这代表各个民族。

情绪激昂的人群在游行队伍中还将看到罗马的俘虏——日耳曼和亚洲的蛮族，他们身着兽皮，双手被缚。俘虏中有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及曾居住在俄罗斯大草原的萨尔曼提亚人和洛克索伦尼人，还有攸斯安兹人和阿勒曼尼人。他们的国王在进犯意大利北部并威胁罗马时被击毙。其间还有曳足而行的埃及叛党和帕尔米拉俘虏。当他们的城市被奥勒良摧毁时，他们自身也难逃厄运。

在不幸的帕尔米拉俘虏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王后——“东方女王”芝诺比娅。在人们粗鲁的嘲骂声中，她蹒跚前行，脖子、手臂、脚各处挂着沉甸甸的金制锁链，迫使她不得不弓着身体。衣服上镶的沉重珠宝更是累赘，几乎使她站立不住。历史学家波里奥略带着同情地写到：她被迫戴上许多珠宝，以致在这些羞辱性的饰物的重压之下，叫苦连天。据说，这位妇人虽然英勇，但也经常停步不前，抱怨她无法忍受珠宝的重量。

这就是奥勒良的胜利。但是似乎不可战胜的罗马新近的好运只是昙花一现，奥勒良的胜利是一次短期的缓刑，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痉挛。不到一年，心怀不满的士兵杀害了奥勒良，当时他正举兵准备进攻波斯。罗马尚未(也许不能)疗治自身痼疾，再次走向衰亡。它不但被蛮族包围，而且还由于政治、宗教、军事及社会各方面的动荡最终导致分裂。在少数情况下，在诸如奥勒良这样的将领的刺激下，罗马像一头衰老的巨兽，被唤起之后重抖威风，结果却比原先更加衰弱了。

然而，并非只有罗马处于困境当中。公元 200—600 年间，广阔的文明地带的许多帝国都陷入困境，从西方的罗马到东方的中国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近 400 年的开明统治中国的汉王朝毁于公元 3 世纪的一次宫廷政变。随后中国社会陷于残酷的内战之中。混乱之际，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等游牧民族大批离开亚洲大草原，他们通过扑朔迷离的联盟，最终在中国北部确立了各自的统治。

公元 6 世纪末，罗马帝国西部屡遭蛮族劫掠。帝国的传统河界莱茵河和多瑙河已无力阻挡屠杀者的步伐。罗马城也遭兵燹。但帝国东部地区(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仍控制着广袤的领土，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西部、埃及及北非海岸区域。

在动荡的年代里，作为汉王朝统治思想的儒教，在由印度僧侣和商人传播到中国的允诺“普渡众生”的佛教面前逐渐丧失了吸引力。

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的本土文化不但延续下来而且向外传播。北方蛮族的首领逐渐被中原文化同化；随着难民避祸南下，先进的汉朝技术也被带进荒蛮的南方地区；佛教的传播者在传教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的种子带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岛。

在欧亚大陆文明地带的内部，印度的命运和邻国波斯复苏的军事力量息息相关。公元3世纪中期，新兴的波斯政权萨珊王朝极富侵略性。它推翻了北印度库珊的统治。长期混乱之中，笈多王朝崛起，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公元5世纪，笈多王朝把从喜马拉雅山麓到纳姆达河，从孟加拉湾到阿拉伯海的广大区域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去。

笈多王朝得益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的遮挡，以及西北面波斯边境部队对蛮族入侵的缓冲作用，笈多王朝经历了一段太平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印度文化发展、繁荣了。带有贵族倾向的印度教也广泛传播，声势胜过佛教。销声匿迹长达700多年的古老语言梵语在文学创作当中重新焕发生机并有巨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印度商人在南亚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建立了许多附属政权。但到公元5世纪晚期，由于波斯日益卷入同罗马的冲突，匈奴骑兵得以穿越伊朗高原，侵犯印度西北部。失去屏障的笈多政权在匈奴骑兵的马蹄声中灭亡了。

新兴的波斯政权萨珊王朝力图重温昔日的辉煌，一待统治稳固便极力向外扩张。它竭力模仿波斯传统，试图让人们回想起居鲁士和大流士的荣耀，并将东方专制君主的威严表现得淋漓尽致。萨珊波斯的统治者恢复了琐罗亚斯德教（南北朝时曾传入中国，称为“祆教”或“拜火教”），并把它确立为国教。琐罗亚斯德教成为了行政管理和司法机器的一部分。

由于对罗马帝国的仇视，两个帝国发生了十几次战争，这最终削弱了萨珊王朝的力量。他们被东方强大的游牧部落吠哒人（或称白匈奴）推翻，随后进入了寄人篱下的可怕的世纪。

然而，罗马帝国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公元3世纪初期，罗马帝国的边境线长达16000公里。西部以哈德良皇帝在英国建立的防御墙为起始。帝国的大陆边境线从北海向南蜿蜒，沿着莱茵河，中经多瑙河，到达黑海。再绕过高加索山脉就到里海边上。由东南而去，经过中东，这一线包括小亚细亚、埃及，而后向西穿越北非海岸地区到达大西洋。

驻守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塞的军团可以望见对岸的蛮族定居点。这些蛮族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日德兰半岛。他们不断从四面八方经过长途跋涉，聚集在帝国边境附近。北方的蛮族对于罗马人而言并不陌生，共和国时期坚强的老战士马略早在公元前102年就曾同他们作战，尤利乌斯·恺撒也曾涉过莱茵河，在森林和沼泽中同他们作战。

尽管蛮族多次被罗马帝国所击退，但他们的势力却越来越大，他们松散的族群逐渐统一。公元3世纪，罗马军队须对付从西到东的蛮族入侵：这些罗马



## 帝国的敌人

早期的蛮族军队几乎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于缺乏训练，他们在与训练有素的罗马军队对阵时往往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使这样，他们对于战争的狂想、精良的马术及熟谙的游击战术还是让罗马军队头疼不已。在蛮族部落中，每个身体强壮的男性都是战士，他们忠于他们的部落或氏族，他们宣誓效忠部族首领，图中为东哥特人的酋长，他一手握长矛，另一手拿着锋利的长剑。





## 法兰克人

法兰克部族善于徒步作战，他们很少戴头盔穿铠甲。法兰克战士身着羊毛制的短袍，肩披一件短披肩，下身穿紧身裤，他们把裤角扎进靴子里，然后用皮带交叉缠绕至膝盖。虽然大部分法兰克战士都携带短剑，有时是长矛，但他们最喜爱的武器是一种战斧，近身作战时可掷杀敌人。



## 匈奴人

罗马的蛮族敌人中最恐怖的就是中亚的匈奴人。他们身材矮小、粗壮，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腿呈弓形，脸上有宗教标记疤痕。匈奴人是优秀的弓箭手。他们强有力的射击能在百米的距离内刺穿罗马士兵的铠甲。在战斗中，他们还使用绳索。





## 盎格鲁-撒克逊人

盎格鲁-撒克逊将军的脸隐藏在一个铜制的镂刻精细的头盔后，他身上穿的厚重的锁子甲遮住羊毛短袍和裤子，手中的椴木盾牌用皮带加固，身上佩有饰有宝石的剑，这位将军右手拿着沉重的铁斧。



的敌人包括来自莱茵低地的法兰克人，德意志中部的阿勒曼尼联盟，匈牙利的汪达尔人，其中最可怕的是控制俄罗斯南部的哥特人。另外还有一些部落，如后来有名的威悉河畔的撒克逊人、美茵河附近的勃艮第人、西里西亚的伦巴德人。

农民和牧人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拿起武器的，而部落民族则是天生的战士。他们的社会组织适应于战争需要，以氏族为基本单位，一个氏族由许多家庭组成。每个家庭的战士(成年男子)定期集会，选举领袖，用长矛重击盾牌表示同意。他们之间通过通婚形成联盟，或以相互交换礼物及其它互利的方式形成更大的集团。每个氏族有自己的首领，甚至有国王，氏族首领身边跟随一群宣誓效忠的武士，对这些武士的回报是分给一份战利品。

然而，这些日耳曼部落除了对战争的狂热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缺乏武器装备，他们拿着木制或用柳条编成的盾牌，半裸着身子，嘴里叫喊着投入战斗。只有少数人拥有剑(至少在初期)，其余的人的进攻武器则是棍棒或木制长矛，这种木制的长矛尖端用火烤过。

可想而知，当这些日耳曼部落碰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结果几乎总是全线溃败。关于这种情形，曾见于一位罗马历史学家的记述：溃败的蛮族士兵想游过河流，逃到安全地带，在逃命的混乱中“有的被标枪击中，有的被河水卷走，有的则在拥挤和河岸崩塌中被压死、踩死。一些人爬上大树想免于一死，当他们蜷缩在树枝丛中时，罗马的弓箭手以射杀他们来取乐”。

至少在公元3世纪上半期之前，罗马军队成功地把蛮族挡在罗马帝国边界外。但是他们并未被罗马军队完全击溃，他们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不停地骚扰罗马边境，并且这些蛮族越聚越多。蛮族的存在及其对罗马的野心，成为这个自身危机重重、行将没落的帝国的沉重负担。

罗马帝国面对外敌入侵同时，罗马帝国自身已经极为腐败。公元211年，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皇帝临终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确保士兵的欢心，对其他的臣民可视如粪土。”塞维鲁对此深有体会，他正是在马可·奥勒略统治结束后，在那动荡、血腥的岁月当中，靠着那些忠心耿耿的士兵们的力量才得以控制帝国的政权，登上王位的。

对于政权的命运忧心忡忡，消耗了国王的精力，马可·奥勒略在多瑙河边同蛮族部落作战中死去。他的儿子康茂德继位。这个荒淫无道的年轻国王在位十二年，在他统治期间，他杀害其姐和许多持不同意见的反对者。据说，他还蓄养了300名妓女和同等数量的少年，极尽淫荡之能事。最终，这位生性残暴、多疑的国王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禁卫军长官雇用的一名强壮的青年，一个叫纳西苏斯的职业摔跤手扼死。他的恐怖统治结束了。

紧接的一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著名的元老佩提那克斯被禁卫军任命为皇帝。尽管他抗议，这并不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建议，但佩提那克斯还是就职了，他就职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企图重新控制禁卫军，甚至削减他们的